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七十六目錄

魏元忠

請解職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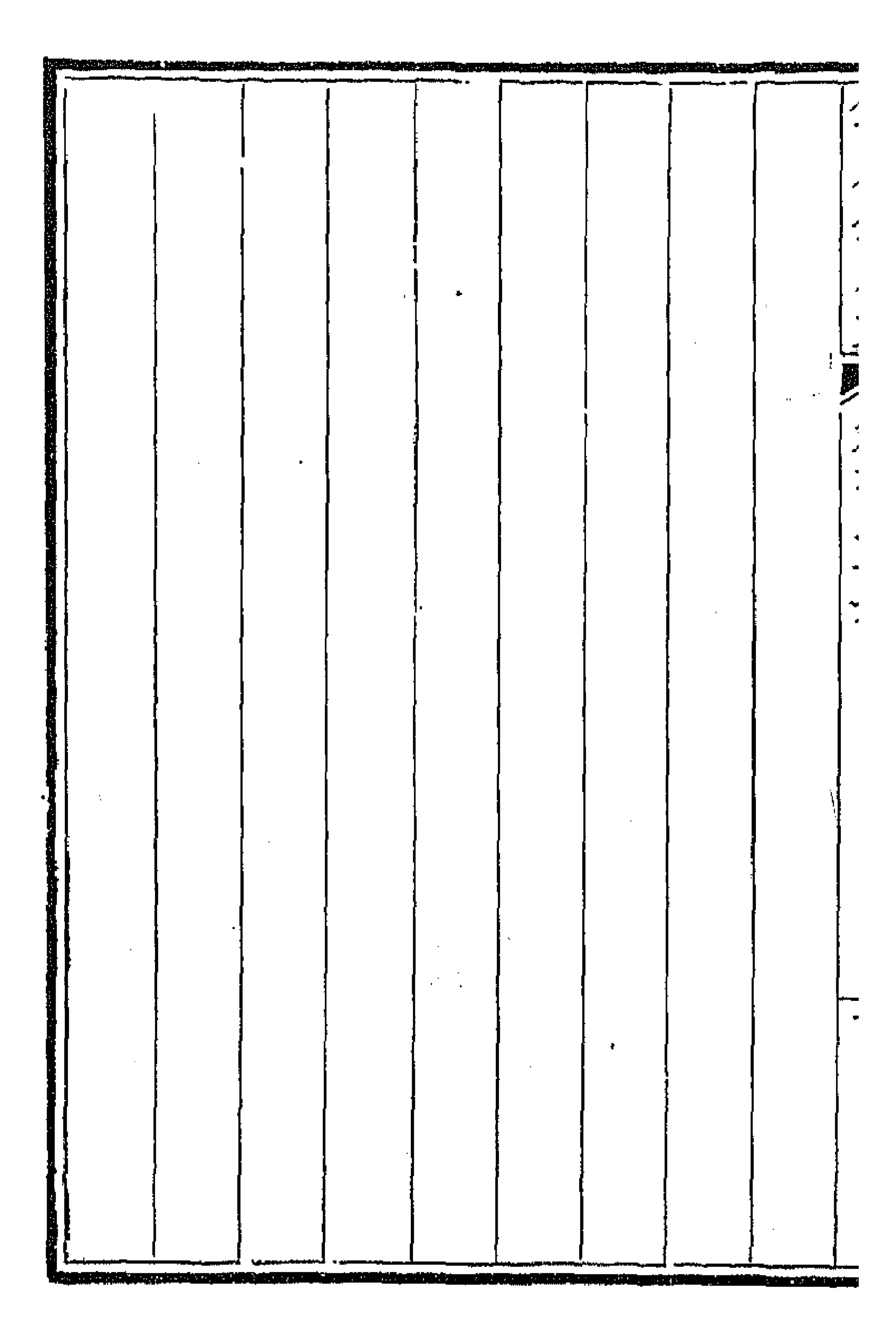
上高宗封事

袁楚客

規魏元忠書

王勔

百合花賦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七十六

魏元忠

元忠宋州宋城人本名眞宰以避則天母諱改高宗時爲太學生上封事授秘書省正字令直中書省內供奉再遷殿中侍御史監李孝逸軍事以討平徐敬業功擢司刑正稍遷洛陽令再陷罪流嶺表還授御史聖歷二年擢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左肅政臺御史大夫長安中副相王爲并州元帥突厥吐蕃犯塞加爲大總管以張易之昌宗譖下獄貶高要尉中宗卽位驛召授衞尉卿同

中書門下三品遷兵部尚書進拜侍中中書令封齊國公神龍四年拜左僕射武三思之黨宗楚客紀處訥證元忠及子昇與節愍太子同謀構逆請夷三族中宗不許元忠懼上表固請致仕手制聽解左僕射以特進齊國公致仕仍朝朔望又以姚庭筠劾貶渠州員外司馬又左遷思州務川尉行至涪陵卒年七十餘景龍四年追贈尚書左僕射齊國公本州刺史開元六年諡曰貞

請解職表

臣本書生藝業無取徒以服膺儒教頗踐禮經忠義所獎

恩固名節每見危臨難輒卽忘死昔事大帝以謹密見稱
名位雖微預參顧問中事則天皇后緣委質先朝以屢蒙
之末特存恩盼往事陛下又預官寮攀附之情無忘造次
遇讒邪興謗欺罔天聰暫生投杼之疑遠放不毛之地屬
龍興啟運寶命惟新以臣再沐先慈遽令追入一承恩幸
百日屢遷無翼而飛坐昇霄漢濫承茅土之賜猥登衡石
之司而名忝大臣不能緝諧中外致使禍生輦轂釁起儲
闈空懷報國之誠而無死節之效又誠慙知子禮失義方
男昇踐蹈凶邪莫分逆順因招流議歸責於臣賴陛下保

明獲存今日若非天地覆育臣已久從灰粉所以偷生俛俛感德躊躕犬馬戀恩未遑辭退頃因自思念舉措無顏豈可更踐樞機苟貪祿位請解尚書右僕射中書令知兵部事及監修國史幷除齊國公封爵如蒙聖恩憫察矜茲微款乞一散秩罷還私第得參朔望之謁時拜闕庭即進退有歸生死知足

上高宗封事

臣聞理天下之柄有二事焉文與武也然則文武之道雖有二門至於制勝御人其歸一揆方今王略遐宣皇威遠

振建禮樂而陶士庶訓軍旅而懾生靈然論武者以弓馬爲先而不稽之以權略談文者以篇章爲首而不問之以經綸而奔競相因遂成浮俗臣嘗讀魏晉史每鄙何晏王衍終日談空近覩齊梁書才士亦復不少並何益於理亂哉從此而言則陸士衡著辯亾論而不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能穿札而不止鄢陵之奔斷可知矣昔趙岐撰禦寇之論山濤陳用兵之本皆坐運帷幄暗合孫吳宣尼稱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則何平叔王夷甫豈得同日而言哉臣聞才生於代代實須才何代而不生才何才而不

生代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夫有志之士在富貴之與貧賤皆思立於功名冀傳芳於竹帛故班超投筆而歎祖逖擊楫而誓此皆有其才而申其用矣且知已難逢英哲罕遇士之懷琬璧以就埃塵抱棟梁而困溝壑者則悠悠之流直覩此士之貧賤安知此士之方略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觖望嗟乎富貴者易爲善貧賤者難爲功至於此也亦有位處立功之際而不展其志略身爲時主所知竟不能盡其才用則貧賤之士焉足道哉漢文帝時魏尚李廣並身任

邊將位爲郡守文帝不知魏尚之賢而囚之不知李廣之才而不能用之常歎李廣恨生不逢時令當高祖日萬戶侯豈足道哉夫以李廣才氣天下無雙匈奴畏之號爲飛將爾時胡騎憑陵足伸其用文帝不能大任反歎其生不逢時近不知魏尚李廣之賢而乃遠想廉頗李牧故馮唐曰雖有頗牧而不能用近之矣從此言之疎斥賈誼復何怪哉此則身爲時主所知竟不能盡其才用晉羊祜獻計平吳賈充荀勗沮其策祜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八九緣荀賈不同竟不大舉此則位處立功之際而不得展其

志略而布衣韋帶之人懷一奇抱一策上書闕下朝進而望夕召何可得哉臣請歷訪內外文武職事五品已上得不有智計如羊祜武藝如李廣在用與不用之間不得騁其才略伏願降寬大之詔使各言其志無令汲黯直氣臥死於淮陽仲舒大才位屈於諸侯相

臣聞帝王之道務崇經略經略之術必仗英奇自國家良將可得言矣李靖破突厥侯君集滅高昌蘇定方開西域李勣平遼東雖奉國威靈亦其才力所致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彊弱將有能否由此觀之安邊境立

功名在於良將也故趙充國征先零馮子明討南羌皆計不空施機不虛發則良將立功之驗也然兵革之用王者大事存亡所繫若任得其才則摧凶而扼暴苟非其任則敗國而殄人北齊段孝元云持大兵者如擎盤水傾在俯仰間一致蹉跌求止豈得哉從此而言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俱爲上策此皆不戰而卻敵全軍以制勝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爲本漢高之英雄大度尚曰吾寧鬭智魏武之機神冠絕猶依法孫吳假有項籍之氣袁紹之基而皆泯智任情終以破滅何況復出其

下哉且上智下愚明暗異等多筭少謀衆寡殊科故魏用柏直以拒漢韓信輕爲豎子燕任慕容評以抗秦王猛謂之奴才即柏直慕容評智勇俱亾者也夫中材之人素無智略一旦居元帥之任而意氣軒昂自謂當其鋒者無不摧碎豈知戎昭果毅敦詩說禮之事乎故李信求以二十萬衆獨舉鄢郢其後果辱秦軍樊噲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登時見折季布皆其事也當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此等本非幹略見知雖竭力盡誠亦不免於傾敗若之何使當閫外之任哉後漢馬

賢討西羌皇甫規陳其必敗宋文帝使王元謨收復河南沈慶之懸知不尅謝元以書生之姿拒苻堅天下之衆郗超明其必勝桓溫提數萬之兵萬里而襲成都劉眞長期於決取雖時有今古人事皆可推之取驗大體觀其銳志與識略耳明者隨分而察成敗之形昭然自露京房有言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則昔賢之與今哲意況何殊當事機之際也皆隨時而立功豈復取賢於往代待才於未來也即論知與不知用與不用夫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言其所能不言所籍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並出自

貧賤勳濟甚高未聞其家代爲將帥董仲舒曰爲政之用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絃而更張之乃可鼓也故陰陽不和擢士爲相蠻夷不龔拔卒爲將卽更張之義也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其中豈無卓越奇絕之士臣恐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臣聞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故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則君子勗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然則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綱紀舉而衆務自理藥石行而文武用命彼吐蕃蟻結蜂聚本非勍敵薛

仁貴郭待封受閫外之寄奉命專征不能激厲熊羆乘機掃撲敗軍之後又不能轉禍爲福因事立功遂乃棄甲喪師脫身而走幸逢寬政罪止削除國家網漏吞舟何以過此天皇遲念舊恩收其後效當今朝廷所少豈此一二人乎且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仁貴自宣力海東功無尺寸坐玩金帛瀆貨無厭今又不誅縱惡更甚臣以疎賤干非其事豈欲間天皇之君臣生厚薄於仁貴直以刑賞一虧百年不復區區所懷實在於此古人云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化今罰不能行賞亦能信故人間議

者皆言近日征行虛有賞格而無其事良由中才之人不識大體恐賞賜勳庸傾竭倉庫留意錐刀將此益國狗目前之近利忘經久之遠圖所謂錯之毫釐失之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不可以欺得志瞻望恩澤必因事而生心既有所因須應之以實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比者師出無功未必不由於此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故商君移木以表信曹公割髮以明法豈禮也哉有由然也自蘇定方定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勳仍淹滯數年紛紜眞僞相雜縱加沙汰未至澄清

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僞勳所由主司之過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使天下知聞天皇何能照遠而不照近哉神州化首萬國共尊文昌政本四方是則軌物宣風理亂攸在臣是以披露不已冒死盡言且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職不稽古請以近事言之貞觀年中萬年縣尉司馬元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没太宗審其姦詐棄之都市及征高麗也總管張君乂擊賊不進斬之旗下臣以爲僞勳之罪多於元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向使早誅薛仁貴郭待封則自餘諸將豈敢失

利於後哉韓子云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此言雖小可
以喻大公孫宏有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
天皇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於慈父斯亦日月之一蝕也又
今之將吏率多貪暴所務唯狗馬所求唯財物無趙奢吳
起散金養士之風縱使行軍悉是此屬臣恐吐蕃之平未
可旦夕望也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前隊盡後隊進
甲堅騎多而山有氛瘴官軍遠入前無所獲不積穀數百
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爲吐蕃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
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闇夷狄雖禽獸亦知愛其性命

豈肯盡死而後進哉由殘迫其人非下所願也必其戰不顧死則其兵法許敵能鬬當以智筭取之何憂不克哉向使將能殺敵橫屍蔽野斂其頭顱以爲京觀則此虜聞官軍鐘鼓望塵卻走何暇前隊皆死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梁山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挂籍之口人税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一大馬不爲數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税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爲彊若一切使人乘之

則市取其良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兵之盛國家之利也

袁楚客

楚客陳郡人神龍中官酸棗縣尉

規魏元忠書

今皇帝新服厥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君爲元首臣作股肱可布大化以利朝廷存古道以正天下去邪佞使小人之道消進忠良使君子之道長豈得安其榮寵守其循默者哉若以此爲常非所以愛人治國矣傳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君侯念之哉昔漢成帝時王氏擅權劉向諫

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排擯宗枝孫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甚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此非帝不知之而不贊者臣之罪也其後王氏竟假周公之事而起田常之亂此乃大臣循默之失也惟君侯戒之哉夫利萬物者道也惟君子能行之害萬物者邪也惟小人固爲之以道心濟物則上天祐之雖履危而必安矣以邪心害物則明神殛之雖居安而必危矣何則勢使之然也故濟物者其心廣矣害物者其心褊矣心廣者所

務不專於身心徧者所利不及於物哲人知其若此必守道以廣其心屈已以利其物行道於身而必全其身行道於國而必全其國帝王失道之正大臣必以道化之昔伊尹有言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媿恥若撻於市獲覽伊尹之說非堯舜之君但以道佐之亦可致之堯舜也既食人主之祿而憂人主之事光贊其美規救其惡建功於當年可謂無負於天下惟君侯志之哉夫欲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必固不正其本則天下必危國之興亾實在此矣師丹曰太子者天下之本也譬之大樹無

本則枝葉零瘁國無太子則朝野不安先王必立之者以儲君有次立之勢故令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藴崇其德所以重宗社而安天下也今皇子既長而未定嗣是天下無本可謂危矣猶大樹無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閒而盡言於上擇其賢者而立之此乃安天下之道也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斯之謂也而使春宫久曠豈謂宜乎此則朝廷之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古之封子弟建侯伯者將以藩屏王室安固邦基垂永代之業爲磐石之宗也又聞女有内則男有外傅男女有别剛柔分矣

內外斯隔陰陽著矣豈可濫哉然而幕府者丈夫之職非婦人之事今諸公主並開建府僚崇置法官秩若親王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而抑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無爽其可得乎竊謂非致遠之計乖久長之策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代匪說攸聞此之謂也此則朝廷之二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人之生也有禍有福有貴有賤此並稟之於前業當受之於此身然崇佛教者特以資彼來生鮮有益於見報若求之理國恐不在此矣然三教俱設各有所務而行之者不可過也行釋教者修身之本行儒教者

理國之源修身是來生之資理國乃卽代之務然則卽代至近來生至遠捨近求遠不亦乖乎存彼棄此不亦謬乎今度人既多緇衣滿路率無戒行寧有經業空齋重寶專附權門取錢奏名皆有定價昔之賣官也錢入公府今賣度也錢入私家以玆入道實非履正詭情不變徒爲遊食使法侶有失而流俗生厭名曰度人其實頽矣今主上雖希心聖教專想泯空奈社稷何奈蒼生何君侯不以中庸之義悟大聖之志但能致一代於仁壽之域斯亦至尊之道也此則朝廷之三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古人有

言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故知代天工非才不可若有所濫必失天意而無患禍者未之有也今不專精庶政而留心於奇伎至於倡優之輩因其耳目之好遂升之以位授之以官豈非輕朝廷而亂正法邪然人君無私賞此上天之化人私怒者害物私賞者恐費財古人此之尤慎豈得私人以官乎若以此爲政何以答皇天之命也此則朝廷之四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賢者邦家之光也任之可以致理棄之足能生亂三仁去而殷亾百里入而秦霸有國家者固須擇也昔者戰國之

代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莫不以求賢爲急務霸者仗之以
命諸侯況巍巍唐國明天子苟存斯道則三皇五帝可綏
步而越也近者有制搜揚廣求賢俊戔戔束帛賁於邱園
翹翹車乘訪及山谷此我皇勤之之至也雖有好賢之名
竟無得賢之譽非皇情之不眷諒有司之過也何則聖主
求賢訪諸草澤及有司選士多是親黨若非有賄必以勢
求上失天心下違人望既非爲官擇吏所謂爲人擇官蠹
政之源敗國之甚書曰治亂在庶官孔安國曰得人則理
失人則亂葛洪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泥高第賢

良愎如蝇古人規職勤誦經令人圖家勉嘗生此之謂也此則朝廷之五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閽豎者給宮掖之事供掃除之役上古皆備此職但以奴隷畜之豈及於官次中古以來大道乖喪不重賢哲唯親近習或委以事或授以權遂使豎刁亂齊伊戾敗宋君側之人衆所畏懼葛洪所謂鷹頭之蝇廟垣之鼠無拳無勇職爲亂階者也洎乎後漢用事尤甚時君乃不知其失大臣又畏罪不言所以害及生靈毒流天下至於晚節竟亂中朝各相黨餘屠害良善此時也忠臣義士覩斯慊慨不得不權行殺戮

至於無鬚而橫死者不可勝言豈非結禍之深自危之速易曰小人用壯斯之謂也自大君受命中興成務獨有閹豎坐昇班秩旣無正闕多授員外舉其全數向滿千人苟綰青紫蠶食府庫旣非致理之道實爲長亂之階書曰人無於水鑒當於人鑒觀往古之成敗亦可見今之得喪故曰前事之驗後事之師此則朝廷之六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自古聖帝卑宮菲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將以儉約遺子孫亦所以愛惜人力也書曰酣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亾況於臣下安得以肆層爲務乎若

有僭濫必生患禍患禍之來可翹足而待也今之公王凡有所賞將以傾府庫所造私宅皆是官供觀其疏鑿池亭崇峻廊宇山無木石必他山以致之木無因近必窮遠以採之珍館出雲畫堂赫日造之竟歲功用不絕自開泰以來未之有也而行者見之僉曰非國戚不得如此非貴人不得若斯僕每聞斯言將有以譏於君矣何者爲君所以養人非所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人反害於人豈有益於吾君乎然堂上遠於百里君門隔於九重人主既不知之君侯又不言之豈使人主虛受謗於天下也此則朝廷之

七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閒官者將以理人將以安人非以亂人非以害人故先王欲人理必選材以理之欲人安必省事以安之不欲人於亂必撥亂以整之不欲人有害必去害以全之若此誠欲於天下同憂矣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可謂同樂矣如此則上下無閒君臣合德同於一體也若下有懷憂之人上無同憂之主欲求人理不可得也今天下窮困海內虛耗復以州牧縣宰選授多不得人自餘僚佐鮮有稱職不務公謹專於刻剝人不聊生安肯懼死既不懼死是能生變下有憂而上不知也

比之馬也必除其害牧狀之羊也必去其亂羣此道尚有所闕而反更員外置官所謂助桀爲虐足以速禍也夫人之情自知員外恐人不畏必峻法以懼之恐財之不足必枉道以奪之以有限之物供無厭之用欲其不亂豈可得哉古人有言十羊九牧羊旣不得食人亦不得息唐虞之代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孔子譏管仲曰官事不攝焉得儉據此雖正員之官猶不欲其備況其員之外更置員外乎此則朝廷之人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英主開基以定天下者將以傳之於

萬代也繼明之帝豈得隳之哉有所下廢則政出多門政出多門大亂之漸也近封數夫人者皆先朝之宮女賞其勤勞加之邑號若備內職則不當知外不備內職自可居外安得出入內外往來宮掖者哉若下創革內言必出外言必入內外互言禁衛何施必弄君之法縱而不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也孔子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戒之哉戒之哉此則朝廷之九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又聞以正道事君者將以安天下也以非道事君者所以危天下也臣不可不任之正道者行仁義以補

君之過非道者行蠱媚以成君之惡補過者國之幹也成惡者國之賊也今代或有不修忠正以事君引鬼神而惑主然則鬼神之事冥寞難知故非道之人因此自致其詐售其賂遺必據非材之位必食非德之祿此國賊也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又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傳曰國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豈近是乎此則朝廷之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乎此十失者誠國之巨蠹粗而言之以有言於君侯者將以扶危去蠹救蒼生之命願君侯稍垂意微有所採此亦君侯

自安之道也庶幾無忽

王勔

勔勃兄武后朝官涇州刺史

百合花賦

上闕似風竿而揭起荷春光之餘煦託陽山之峻趾比萱荚之能連引芝芳而自擬固其布葉相從潛根必重示不孤於日用欣有叶於時雍嗤五葉之非偶陋三花之未濃亦藐兮不可長辰兮不可逢恐鶗鴂吟兮衆芳晚幸左右之先容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七十七目錄

王勃一

王勃一

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未冠應幽素舉及第授朝散郎沛王賢聞其名召爲沛府修撰是時諸王鬭雞戲爲文檄英王雞高宗覽之怒斥出府久之補虢州參軍官奴曹達犯罪勃匿之旣懼事洩殺達滅口事覺當誅會赦除名上元二年渡南海墮水卒年二十八謹按新書作二十九

九成宮東臺山池賦并序

九成宮東臺地接閒曠面山臨水爾其松峯桂壑紅泉碧

磴金石千聲雲霞萬色侍郎張公雅思沈鬱永懷梓匠式
侔仙造聿構靈廛纖波成止水之源拳石儼千霄之狀雖
流波覆簣俯藉人機而布葉攢花妙同天繪僕因夏日濫
奉清埃敢抽南畝之才聊敘東山之事云爾辭曰
若夫金臺妙境玉署仙居酌丹墀之曉暇候青禁之宵餘
騁沖情於月道飛峻賞於煙墟指山楹而思逸懷水鏡而
神虛既而仰瞻頳嶠傍窺黛壑複嶂煙迴攢溪霧錯偉沈
用之兼濟想神功之可作規疊巘於盤龍憲飛泉於挂鶴
覆簣而營巖磴浮芥而環洲埒采拳石於溪濱搴纖珠於

綺薄萍徙楚江之蔕花轉崑墟之粤岫藴玉而虹驚浦涵珠而星落美仁智之同歸信高深之縱托爾其危岑漏影曲渚留寒高松偃鶴清篠吟鸞被蘭邱而結佩照蓮服而披冠激坳堂於别潋引膚寸於危巒若乃嶺横雞秀波連鳳液花鳥縈紅蘋魚漾碧緑衣元衽赬鱗翠額在林藪而同驩望江湖而齊適每至景沈西粤月下東濱峰深夜久潭静秋新荷抽水蕊薜引山茵雪芝獻液露菊傾津嗣南商之逸興有東海之遐賓保林泉而肆賞混簪紱而同塵何濯纓之有地如攀桂之無因

春思賦并序

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旅寓巴蜀浮遊歲序殷憂明時坎壈聖代九隴縣令河東柳太易英達君子也僕從遊焉高談胷懷頗洩憤懣於時春也風光依然古人云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不其悲乎僕不才耿介之士也竊稟宇宙獨用之心受天地不平之氣雖弱植一介窮途千里未嘗下情於公侯屈色於流俗凜然以金石自匹猶不能忘情於春則知春之所及遠矣春之所感深矣此僕所以撫窮賤而惜光陰懷功名而悲歲月也豈徒幽宮狹路

陌上桑間而已哉屈平有言目極千里傷春心因作春思賦庶幾乎以極春之所至析心之去就云爾

若夫年臨九域韶光四極解宇宙之嚴氣起亭皋之春色況風景今同序復江山之異國感大運之盈虛見長河之紆直蜀川風候隔秦川今年節物異常年霜前柳葉銜霜翠雪裏梅花犯雪妍霜前雪裏知春早看柳看梅覺春好思萬里之佳期憶三秦之遠道澹蕩春色一作風悠揚懷抱野何樹而無花水何堤而無草於是僕本浪人平生自淪懷書去洛抱劒辭秦惜良會之遒邁厭他鄉之苦辛忽逢

邊候吹遙憶帝鄉春帝鄉迢遞關河裏神皋欲暮風煙起黃山半入上林園元灞斜分曲江水玉臺金闕紛相望千門萬戶遙相似昭陽殿裏報春歸未央臺上看春暉水精却掛鴛鴦幔雲母斜開翡翠幃競道西園梅色淺爭知北闕柳陰稀斂態調歌扇迴（一作端）身整舞衣銀蠶吐絲猶未暖金燕銜泥試學飛妾本幽閨學歌舞寧知漢代多巡撫前年齋祭謁甘泉今歲笙簫祠后土桃花萬騎喧長薄蘭葉千旗照平浦見原野之秀芳憶山河之邃古長安路狹遶長安公子春來不厭看杏葉裝金轡蒲萄鏤玉鞍聳蓋

臨平樂迴筎出上蘭上蘭經鄠杜揮鞭日將暮白馬漸臨
御溝道青牛近出章臺路章臺接建章垂柳復垂楊草開
馳馬埒花滿鬬雞場南鄰少婦多妖婉（一作婉娩）北里王孫駐
行幰乍怪前春節候遲預道今年寒食晚傷紫陌之春度
惜青樓之望遠紫陌青樓照月華珠帷黼帳七香車蛾眉
畫來應幾樣蟬鬢梳時半欲斜恨雕鞍之屆曉痛銀箭之
更賖行行避葉步步看花因狂夫之蕩子成賤妾之倡家
狂夫去去無窮已賤妾春眠春未起自有蘭閨數十重安
知榆塞三千里榆塞連延玉關側雲間沈沈不可識葱山

隱隱金河北霧裏蒼蒼幾重艷忽有驛騎出幽幷傳道春衣萬里程龍沙春草遍瀚海春雲生疎勒井泉寒尚竭燕山烽火夜應明聞道河源路遠遠誰教夫壻苦行行君行塞外多霜露爲想春臺一作閨起煙霧遊絲空冒合歡枝落花自遶相思樹春望年年絕幽閨離緒切春色朝朝異邊庭羽書至都護新封萬里侯將軍稍定三邊地長旆猶銜掃雲色寶刀尚擁干星氣昨夜祁連驛使還征夫猶在鴈門關君度山川成白首應知歲序歇紅顏紅顏一別成胡越夫壻連延限城闕羌笛橫吹隴路風戎衣直照關山月

春色徒盈望春悲殊未歇復聞天子幸關東馳道煙塵萬
里紅旂羽摇初日繁笳思曉風後騎猶分長樂館前旌已
映洛陽宮洛陽宮城紛合沓離房別殿花周匝河陽別舍
抵長河丹輪紺幰相經過戚里繁珠翠中闈盛綺羅鳳移
金谷舞鶯引石城歌向夕天津洛橋暮爭驅紫燕黃牛度
閒居伊水園舊宅邙山路武子新布金錢埒季倫欲碎珊
瑚樹復道西墉春霧褰更值南津春望寫入金市而乘羊
出銅街而試馬葉抱露（一作草犯春）而爭密花牽風而亂下錦
障縈山羅幃照野司空令尹之博物二陸三張之文雅新

年柏葉之樽上巳蘭英之[illegible]春來併是春何啻兩違秦忽逢江外客復憶江南春羅衣乘北渚錦袖出東鄰江邊小婦無形迹特怨狂夫事行役鳳凰山上花無數鸚鵡洲中草如積春江澹容與春期無處所春水春魚樂春汀春鴈舉君道玉門關何如金陵渚爲問逐春人年光幾處新何年春不至何地不宜春亦有當春逢遠客亦有當春別故人風物雖同候悲歡各異倫歸去春山逸閒放蕙畹蘭臯行可望何爲悠悠坐惆悵比來作客住臨邛春風春日自相逢石鏡巖前花屢密玉輪江上葉頻濃高平灞岸三千

里少道梁山一萬重自有春光煎別思無勞春鏡照愁容盛年耿耿辭鄉國長路遥遥不可極形隨朗月驟東西思逐浮雲幾南北春蝶參差命儔侶春鶯綿蠻思羽翼余復何爲此方春長歎息會當一舉絕風塵翠蓋珠軒臨上春朝昇玉署調天紀夕憩金閨奉帝綸長卿未達終希達曲逆長貧豈剩貧年年送春應未盡一旦逢春自有人

釋迦佛賦

原夫佛者覺也神而化之修六年而得道統三界以稱師帝釋梵王尚猶皈（闕一字）老聃宣父寧不參隨昔如來下兜

率天生中印土降神而大地搖動應跡而諸天擁護九龍吐水滿身而花落紛紛七寶祥雲舉足而蓮生步步盍以玉葉呈瑞金輪啓圖恩霑九有行洽三無寶殿之龍顏大悅春闈之鳳德何虞方知灌頂之靈心興王後嗣必爲萬類之化主作帝中樞豈不知海量無邊天情極廣厭六宮珠翠之色惡千妃絲竹之響雪山深處全拋有漏之身心海月圓時頓悟無爲之法相莫不魔軍振動法界奔驚覺閻浮之日出覩優鉢之華生十方調御皆來圓光自在六趣含靈盡喜金色分明暨乎萬法歸空雙林告滅演摩訶

般若之教示阿耨多羅之訣普光殿裏會十地之華嚴耆闍山中投三乘之記別是知靈覺無盡神理莫開芥子納三千之國藕絲藏百萬之兵目容修廣於青蓮寒生定水毫相分明於皓月照破迷雲羣機而不覩靈蹤萬世而空留聖迹嗟釋迦之永法將盡仰慈氏之何日調伏我今回向菩提一心歸命圓寂

寒梧棲鳳賦以孤清夜月爲韻

鳳兮鳳兮來何所圖出應明主言棲高梧梧則嶧陽之珍木鳳則丹穴之靈雛理符有契誰言則孤遊必有方哂南

飛之鷩鵲音能中吕嗟入夜之啼烏況其靈光蕭散節物淒清疎葉半殞高歌和鳴之鳥也將托其宿止之人也焉知乎此情月照孤影風傳暮聲將振耀其五色似簫韶之九成九成則那率舞而下懷彼衆會因知淳化雖璧沼可飲更能適於醴泉雖瓊林可棲復相巡於竹榭念是欲往敢忘晝夜苟安安而能遷我則思其不暇故當披拂寒梧翻然一發自此西序言投北闕若用之銜詔冀宣命於軒階若使之遊池庶承恩於歲月可謂擇木而俟處卜居而後歇豈徒比跡於四靈常栖栖而汲汲

七夕賦

若夫乾靈鵲識之端地輔龍驂之始憑紫都而授歷按元邱而命紀鳳毛鍾桂闕之祥麟角燦椒庭之祉馳朱軒於九域振黃麾於萬里抗芝館而星羅擢蘭宮而霞起則有皇慈霧洽聖握天浮庭分玉禁邸瞰金樓翦鳧洲於細柳披鶴籞於長楸啓魚鈴而分帝術授虹璧而控神州擁黃山於石磴洩元灞於銅溝列瑶窗而送燠闢銀牓而迎秋君王乃排青幌搖朱舄戒鵷輿靜鸞掖繞震廊而轉步儀雲阡而縱跡嘯陳客於金牀命淮仙於桂席翱翠罩於雲

旬迎簫吹於鳳驛佇靈匹於星期眷神姿於月夕於時玉
繩湛色金漢餘光煙淒碧樹露濕銀塘視蓮潭之變彩睨
松院之生涼引驚蟬於寶瑟宿嬾燕於瑶筐綠臺兮千仞
葩樓兮百常拂花筵而慘惻披葉序而徜徉結遥情於漢
陌飛永睇於霞莊想佳人兮如在怨靈歡兮不揚促遥悲
於四運詠遺歌於七襄於是蚪檐晚靜魚扃夜飭忘帝子
之光華下君王之顏色握犀管展魚牋顧執事招仲宣仲
宣跪而稱曰臣聞九變無津三靈有作布元氣於浩蕩運
太虛於寥廓辨河鼓於西壖降天孫於東堮循五緯而清

黄道正三衡而澄紫落海人支石之機江女穿鍼之閣鄙
塵情於春念擬仙契於秋諾於是光清地岊氣斂天標霜
凝碧宙水瑩丹霄躍麟軒於霧術褰羽旆於星橋徵赤螭
而架渚漾青翰而乘湖停翠梭兮卷霜縠引鴛杼兮割冰
綃舉黄花而乘月艷籠黛葉而卷雲嬌撫今情而恨促指
來緒而傷遥既而丹軒萬栱紫房千籥仙御逶遲靈徒擾
弱風驚雨驟煙迴電爍媧皇召巨野之龍莊叟命雕陵之
鵲駐麟駕披鸞幕奏雲和汎霞酌碧蚪玉室之饌白兎銀
臺之藥荷葉稍鮫芙蓉青雀上元錦書傳寶字王母瓊箱

爲金約綵襻魚頭比目縫香緘燕尾同心縛羅帳五花懸珉砌百枝然下芸幬而匿枕弛蘭服而交筵託新歡而密勿懷往眷而潺湲於是羈鸞切鏡旅鶴驚弦悲侵玉履念起金鈿儼歸裝而容曳整還蓋而遷延洞庭波兮秋水急關山晦兮夕霧連謂河漢之無浪似參商之永年君王乃背彤砌陟元室沖想自閑神情如逸痛靈妃之稀偶嘉沈恩之可畢荊豔齊升燕佳並出金聲玉韻蕙心蘭質珠櫳綺檻北風臺繡户雕窗南向開嚮曳紅雲歌面近香隨白雪舞腰來掩清琴而獨進凌絳樹而輕迴盧女黃金之盌

張家碧玉之杯奉君王於終夕夫何怨於良媒俄而月還西漢霞臨東沼梟氏鳴秋雞人唱曉玉關控鶴瓊林飛鳥君王迺馭風殿而長懷俯雲臺而自矯矜雅範而霜厲穆沖衿而煙渺迎十客召三英香涵蔗酎吹肅蘭旌娃館疎兮綠草積歡房寂兮紫苔生聳詞峯於月殿披翰藪於雲扃方絕元凱而高視應與梁楚而騈聲

遊廟山賦 并序

元武山西有廟山東有道君廟蓋幽人之別府也長蘿巨樹梢翳雲日王子御風而遊泠然而善蓋懷霄漢之舉而

忩城闕之戀矣思欲攀洪崖於煙道邀羨門於天路仙師不存壯志徒爾俄而泉石移景秋陰方積松柏羣吟背聲四起背鄉關者無復向時之榮焉嗚乎有其志無其時則知林泉有窮路之嗟煙霞多後時之歎不其悲乎遂作賦曰

陟彼山阿積石峩峩亭皐千里傷如之何啓松崖之密蔭攀桂岊之崇柯隔浮埃於地絡披顥氣於天羅爾其綠巖分徑蒼岑對室菌軒丹絢蕙場翠密俯泉石之清泠臨風颺之颸瑟仰紺臺而攜手望元都而容膝於是躡霞閫於

玉砌步雲出於金壇懷妙童與真女想青螭及碧鸞情恍恍而將逸心迴迴而未安見丹房之晚晦忿紫洞之宵寒既而霧昏千嶂煙浮四野恨流俗以情多痛飛仙之術寡驅逸思於方外踢高情於天下使蓬瀛可得而宅焉何必懷於此山也亂曰已矣哉吾誰欺林壑逢地煙霞失時託宇宙兮無日俟虬鸞兮未期他鄉山水祇令人悲

馴鳶賦

海上兮雲中青城兮絳宮金山之斷鶴玉色之驚鴻謂江湖之漲不足憩謂宇宙之路不足窮終銜石矢坐觸金籠

聲酸夕露影怨秋風已矣哉何氣高而望闊卒神頹而智殫徒驚迹於仙遊竟纏機於俗網未若玆禽猶融泛想慚丹邱之麗質謝青田之逸響與道浮沈因時俯仰去非內懼馴非外獎夫勁翮揮風雄姿觸霧力制煙道神周天步鬱霄漢之宏圖受園亭之近顧質雖滯於城闕策已成於雲路陳平負郭之居韓信昌圖之寓似達人之用晦混塵濛而自託類君子之含道處蓬蒿而不怍悲授餌之徒懸痛聞弦之自落故爾放懷於誕暢此寄心於寥廓

採蓮賦并序

昔之賦芙蓉者多矣雖復曹王潘令之逸曲孫鮑江蕭之妙韻莫不雜陳麗美粗舉採掇豈所謂究厥豔態窮其風謡哉頃乘暇景歷睹衆製伏翫累日有不滿焉遂作賦曰

非登高可以賦者惟採蓮而已矣況洞庭兮紫波復瀟湘兮綠水或暑雨兮朝霽作涼飈兮暮起黛葉青跗煙周五湖紅葩絳蘤電爍千里尤見重於幽客信作謡於君子爾其珍族廣茂淑類博傳藻河渭之空曲被沮漳之淪漣燭澄灣而爛爛亘脩漲之田田豈直水區澤國江潯海壖是以吳娃越豔鄭婉秦妍感靈翹於上節悅瑞色於中年錦

帆映浦羅衣塞川飛木蘭之畫楫駕芙蓉之綺船問子何去幽潭採蓮已矣哉誠不知其所以然賞由物召興以情遷故其游泳一致悲欣萬緒至若金屋麗妃璇宮佚女傷鳳臺之寂寞厭鸞扃之閉處侍飲南津陪歡北渚見磯岸之紆直覿旌旄之低舉上苑神池芳林御陂樓陰架沚殿彩乘漪張燕洛之容衛備橫汾之羽儀簫鼓發兮龍文動鷁羽喧兮鷁首移咸靚妝而麗服各分豫而並馳蘋縈葉礙荇觸船危視雲霞之沃蕩望林泉之蔽虧洪川泱泱兮菡萏積綠水湛湛兮芙蕖披惜時歲兮易暮傷君王兮未

知折紺房與緗葯攬紅葩及碧枝迴緗裙兮竊獨歎步羅
韈兮私自奇莫不驚香悼色畏別傷離復有澤宮年少期
門公子翠髮蛾眉赬脣皓齒傅粉蘭堂之上偷香椒屋之
裏亦復銜恩激誓佩寵緘愁承好賜之珍席奉嬉游之彩
斿繡棟嚦兮翠羽帳瑶塘曙兮青翰舟搴條拾蕊沿波泝
流池心寬而藻蘋浦口窄而萍稠和橈姬之衞吹接榜女
之齊謳去復去兮水色夕採復採兮荷華秋願承歡而卒
歲長援席而寡仇於時薊北無事關西始樂霧靜江根氣
恬海澳寢怪氣於沅湘照榮光於河洛殊方異類舞詠相

錯王公卿士歌吹並作則有侯家瑣第戚里芳園穿池灞岸之曲蓄水河陽之源隄防谷口島嶼轘轅嘉木畢植靈草具繁沈桂北之丹藕播荆南之紫根鬱蔓蔓而霧合燦煜煜而霞翻洎乎氣徹都鄙景華川陸麥雨微涼梅飈淺燠命妖侶於石城嘯娛朋於金谷乃使綠珠捧棹青琴理舳樽芳醪藉珍餗汎玉潭之瀰漫遶金渠之隈隩石近水而苔濃岸連山而樹複排芰末而爭遠託蘆間而競逐赴汨淩波飛袿振羅風低綠幹水濺黃螺上客喧兮樂未巳美人醉兮顏將酡畏蓮色之如臉願衣香兮勝荷徘徊鄂

調悽慘燕歌念窮歡於水涘誓畢賞於川阿結漢女邀湘娥北溪蕊尚密南汀花更多恨光景兮不駐指芳馨兮謂何若乃南鄰義妻東吳信婦結褵整佩承筐奉帚忽君子兮有行復良人兮遠征南討九眞百越北戍雞田鴈城念去魂駭相視骨驚臨春渚兮一送見秋潭兮四平與子之別煙波望絕念子之寒江山路難水淡淡兮漣葉紫風颯颯兮荷華丹翦瑶帶而猶欲折瓊英而不歡旣而緣隈逗浦返棹歸櫓睠芳草兮已殘憶離居兮方苦延素頸於極漲攘皓腕於神滸惜佳期兮末由徒增思兮何補又若倡

姬蕩勝命侶招羣淇上洛表湘皐汝墳望洲草兮翡翠色動浦水兮驪龍文願解珮以邀子思褰裳而從君悲時暮愁日曛鳴鐶釧兮響窈窕豔珠翠兮光繽紛憐曙野之絳氣愛晴天之碧雲櫂巡汀而柳拂船向渚而菱分掇翠莖以騁景襲朱萼以爲裙艇楫凌亂雲流雨散鳴榔絡繹霧罷煙釋狀飛蚪之蜿蜿若驚鴻之奕奕艇怯奔潮篙憎淺石絲著手而偏遶刺牽衣而屢礙迺有貴子王孫乘閒縱觀何平叔之符彩潘安仁之藻翰稅龍馬於金隄命鳧舟於石岸錦纜翻灑銀檣照爛日側光沈風驚浪深紆北渚

之新贍悠東溪之密尋鴛鴦繡彩之文履瑇瑁瓊華之寶琴扣舷擊榜吳歈越吟溱與洧兮葉覆水淮與濟兮花冒潯値明月之夕出逢丹霞之夜臨茱萸歌兮軫妾思芍藥曲兮傷人心伊採蓮之賤事信忘情之蓋寡雖迹兆於水鄉遂風行於天下感極哀樂聲參鄭雅是以緬察谷底窮覽地維北盡豐鎬勞濶南究巴沱越沂莫不候期應節沿濤汎湄薄言采之興言服之發文扃之麗什動幽幌之情詩使人結眷令人相思宜其色震百草香奪九芝棲碧羽之神雀負青驪之寶龜紫帙流記丹經祕詞豈徒加繡柱

之光彩煜文井之華滋已焉哉向使時無其族代乏厥類獨秀上清之境不受中國之地學鸞舞而時來與鶼鰈而間至必能使衆瑞彩沒羣兒色沮湯武齋戒伊臯延佇豈俾夫楚童趙僕倡姬豔女狎而翫之擷而採之乎時有東鄙幽人西園舊客常陪帝子之輿經侍天人之籍詠綠竹於風曉賦彤管於日夕暑往寒來忽矣悠哉蓬飄梗逝天涯海際似還邛之寥廓同適越之淫滯蕭索窮途飄颻一隅昔聞七澤今過五湖聽菱歌兮幾曲視蓮房兮幾珠非鄴池之宴語異雎苑之歡娛況復殊方別域重瀛複嶂虞

翻則故鄉寥落許靖則生涯惆悵感芳草之及時懼修名之或喪誓將剡跡潁上棲影渭陽枕箕岫之孤石汎磻溪之小塘餐素實兮吸絳房荷爲衣兮芰爲裳永潔已於邱壑長寄心於君王且爲歌曰芳華兮修名奇秀兮異植紅光兮碧色稟天地之淑麗承雨露之霑飾蓮有藕兮藕有枝才有用兮用有時含香婀娜華實移爲君何當藻鳳池

江曲孤鳧賦 并序

梓州之東南涪江之所合有潭焉周數十步青壁絕地綠波澄天常有孤鳧棲蕩其側飛沈翻唆而天性不違嗟乎

宇宙之容我多矣造化之資我厚矣何必處華池之內而求稻粱之恩哉遂作賦曰

靈鳳翔兮千仞大鵬飛兮六月雖憑力而易舉終候時而難發不如深澤之鳥焉順歸潮而出沒迹已存於江漢心非繫於城闕吮紅藻翻碧蓮刷霧露棲雲煙迫之則隱馴之則前去就無失浮沈自然爾乃忘機絕慮懷聲弄影乘駭浪而神驚漾澄瀾而趣靜恥園雞之戀促悲塞鴻之赴永知動息而多方屢沿洄而自省故其獨泛單宿全眞遠致反復幽溪淹留勝地傷雲鴈之嬰繳懼泉魚之受餌甘

辭稻粱之惠焉而全飲啄之志也

澗底寒松賦并序

歲八月壬子旅遊於蜀尋茅谿之澗深溪絕磴人跡罕到爰有松焉冒霜停雪蒼然百丈雖崇柯峻穎不能踰其岸嗚呼斯松託非其所出羣之器何以別乎蓋物有類而合情士因感而成興遂作賦曰

惟松之植於澗之幽盤柯跨嶮沓柢憑流寓天地兮何日霑雨露兮幾秋見時革之屢變知態俗之多浮故其磊落殊狀森梢峻節紫葉吟風蒼條振雪嗟英鑒之希遇保貞

容之未缺攀翠崿而形疲指丹霄而望絕已矣哉葢用輕
則資衆器宏則施寡信棟梁之已成非榱桷之相假徒志
遠而心屈遂才高而位下斯在物而有焉余何爲而悲者

青苔賦 并序

吾之旅遊數月矣憩乎荒澗覩青苔焉緣崖而上迺喟然
而歎曰嗟乎苔之生於林塘也爲幽客之賞苔之生於軒
庭也爲居人之怨斯擇地而處無累於物也愛憎從而生
遂作賦曰

若夫桂洲含潤松崖祕液繞江曲之寒沙抱巖幽之古石

汎迴塘而積翠縈修樹而凝碧契山客之奇情諧野人之妙適及其瑶房有寂瓊室無光霏微君子之砌蔓延君侯之堂引浮青而泛露散輕綠而承霜起金鈿之舊感驚玉筋之新行若夫弱質緜羃纖滋布濩措形不用之境託跡無人之路望夷險而齊歸在高深而委遇惟愛憎之未染何悲歡之詭赴宜其背陽就陰違喧處靜不根不蔕無華無影恥桃李之暫芳笑蘭桂之非永故順時而不競每乘幽而自整

慈竹賦 并序

廣漢山谷有竹名慈生必向內示不離本修莖巨葉攢根沓柢叢之大者或至百千株焉而縈結踰乎咫步好事君子徙爲堦庭之翫焉吁嗟非此土所有乃有厭流俗之譏動鄉關之思者蓋撫高節而興歎覽嘉名而思歸遂爲賦曰

有竹猗猗生於高陂左連瑶帶右雜瓊枝恨幽客之方賞嗟君侯之不知徙蔚丹谷遷榮緣池氣凜凜而猶在色蒼蒼而未離屈巖巒之容貌充堦庭之羽儀爾其畫疆分域駢陰抗趾疊幹龍迴攢根鳳峙防碧露於霄末翳紅光於

暈始崇柯振而雲靄生繁葉動而風飈起擁涼砌之晨肅屏炎扃之晝滓至若白藏載謝元英肇切塞北河堅關南地裂觀衆茂之咸悴驗貞輝之獨潔抽勁綠以垂霜總嚴青而負雪葢同類之常稟非殊方之異節若乃宗生族茂天長地久萬柢爭盤千株競糾如母子之鈎帶似閨門之悌友恐孤秀而成危每羣居而自守何美名之天屬而和氣之冥受嗟乎道之存矣物亦有之不背仁以貪地不藏節以遁時故其貞不自炫用不見疑保夷險之無易哂榮枯之有期俄蓬轉於岷徼遂萍流於江汜分兄弟於兩鄉

隔晨昏於萬里撫貞容而骨愧伏嘉號而心死庶因感而

長懷將策情而勵已